

困难的形势

烏尔本·艾尔納著

千 易 譯



新文艺出版社



困难的形势

[匈] 烏尔本·艾尔納著

千 易 譯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Эрне Урбан

ЗАПАДНЯ

本書根据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о 7,8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звестия”, Москва, 1957 г. 俄文譯本轉譯

困 难 的 形 势

[匈]烏尔本·艾尔納著

千 易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655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3/16 字數 76,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0 定价(6) 0.34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匈牙利作家烏尔本·艾尔納的新著。作者根据迹象犹新的事实,通过一个边陲小村的事件,反映了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全部过程,刻画了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人类渣滓的丑恶脸谱,創造了在大风暴中坚貞不屈的普通人的英雄形象,从而向全世界人民揭穿“匈牙利人民群众反对人民民主專政”的弥天大谎。这部作品写得真实、尖锐,是反映沒落的反动势力所煽起的悲剧性事件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这是一个講究的套房，有两个房間，窗子朝大街开着。只要稍微朝窗外一望，就可以看到市政机关的阳台。

“怎么回事？是不是馬戏团又开場啦？”妻子問。

她剛从浴室里出来，穿一件長仅及膝的綢睡衣，滿臉通紅，热气騰騰。刺肤的秋风从窗外直吹进来，吹得她瑟縮发抖。

“馬戏团开場啦？哈哈！”丈夫兴高采烈地嚷了起来。他探头窗外，从望遠鏡中望着市政机关的阳台。“愛瑪，你来瞧，这已經不是馬戏团上演啦。这……这是一樁大事情！我們有新政府了，外多瑙政府！剛剛宣告成立。你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可不是那些乳臭未干的娃儿，而是些真正的男子汉！他們是从西方来的……我从望遠鏡里看到了他們刮刮叫的克虜伯冲鋒枪哩！”

“你还没有高兴完？还感觉不够劲儿嗎？”

“什么？”

“蠢猪！你沒看到我冷嗎？”

“請原諒。”

丈夫关上窗子。他感到有点下不了台，两只手摆弄着望遠鏡，不知道該把它怎么办才好。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嗎？有什么事嗎？”他問妻子道。
“据我知道，做酒精飲料的生意是犯法的。”

“对，是犯法的。不过沒有人管这事儿。我想最好还是把鋪子开了，要不然門都会給砸破的，到那时候就要銀貨兩空了。趁目前还有現成貨色，卖多少錢一杯，可以隨你討价。一天能撈它万把块錢。可不是嗎？”

“你真有見識。”

丈夫聳了聳肩膀，坐在圈椅上，从鏡子里欣賞老婆穿袜子，这个鏡頭对他來說不是陌生的，早就司空見慣了。

他用怨恨和妒忌的眼光瞅着妻子。因为他是个秃頂，大腹便便，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齡衰老得多。而他的妻子呢，却恰恰相反。近来她愈活愈年輕，比起他当首席公証人的那些时候来，甚至显得更好看，更漂亮些。人家都說，这种娘們就跟天竺牡丹一样，栽到新的地方，就开放得更加嬌艳。自从那个潮湿的霧夜，他不得不停止首席公証人的职务，而且还得离开那安家立业的村子的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年了。不能否認，这些年来他真是心灰意懶，悲觀失望。可是妻子呢，她本来是一个小孤女，娶来的时候剛念完小学四年級，帶着十五霍尔特^①土地的陪嫁，平常总是不声不响地整天忙着做飯、洗衣、看孩子，把他当老爷般伺候，百依百順，唯命是听；可是后来竟然一反常态地罵他是廢料，把什么都抓到自己手里。她甚至大胆回到曾把丈夫赶了出来

① 霍尔特：匈牙利土地單位面积，1霍尔特等于0.5757公頃。

的村子，把房子和土地卖掉；并且，不管丈夫怎么反对，就在州内最大的这个季耶尔城①开了一间饭馆——她丈夫认为她打算干的这一行是有失首席公证人太太体统的。不仅如此，她还在饭馆门口挂上了这么一块招牌：宾至如归——爱玛·马沙特饭馆，使他丢尽面子。

她罩上围裙，包了块绣着一颗颗红豌豆的头巾，穿双塞格德②式的平底鞋。她就有这么一套本领，跟布达佩斯来的新闻记者打招呼，让他们在新闻报道里替她的饭馆大事捧场。生意一天天兴隆起来。宾至如归饭馆很快就成了第一流的大酒家。上那儿去吃上一客燉肉、燒鵝，或是尝一尝家庭风味的炸香肠，竟然风靡一时。如果不是国有化，确切地说，如果不是国有化的謠言，他们早就置下自己的洋房了。而爱玛呢，也早就把酒家搬到附近最大的街道上，使唤上十来个仆役了。不过话得说回来，抱怨现在的生活也是太没良心的。

饭铺关门以后，爱玛通过一个布达佩斯来的顾客的介绍，马上就找到了职业，这个兜得转的人物，十分欣赏她的烹饪艺术（也许，还要加上她的女性风姿）。她给爱玛·马沙特安排了工作，还特别把她推荐给领导，说她生来就有精明干练的办事天才。靠这一点因缘，她当上了一家咖啡馆的经理，那儿直到夜深人静时分，还是乐声悠扬。还在饭馆当

① 季耶尔——匈牙利西部的一个城市。

② 塞格德——匈牙利南部的一个城市。

女掌櫃的時候，愛瑪就覺得自己是一家之主，因為錢是她掙來的。如今既然當上“經理同志”，丈夫不僅沒有干涉她的權利，就連和她說話也得恭而敬之了。在某種程度上說，愛瑪已成了自己丈夫的頂頭上司：她總是叫個不停地吩咐丈夫管教兩個孩子——若爾丹和愛米瑟，沒完沒了地夸耀自己的交游廣闊和手腕靈活，直到這位以前的首席公証人在咖啡館和飯館托辣斯里弄到一個忙忙碌碌的“流動”會計的職位之後，她才不再絮聒。

如今這一切都過去了，一去不復返了！新的外多瑙政府成立了！今天，他不僅能夠暗地里嘀咕，而且可以放胆宣稱：“卡爾曼·馬沙特再不是仆人，而是老爺，首席公証人老爺了！”他下定決心，重整旗鼓，要從1946年11月結束他升官發財的地方東山再起。

臉色醬紫、身材粗壯的馬沙特從圈椅里一躍而起，叉開右腿，雙手插在腰際，他的嗓子又出現了當年盛氣凌人、頤指氣使的聲調。

“愛瑪，愛瑪，我的孩子，你听着！”

妻子剛剛穿上挺括的黑裙子和雪白的絨絨套衫，套衫緊緊地裹着她的上身，露出上半身誘惑的綫條。她正用雙手理着剪得短短的、象黑人似的卷髮，丈夫的腔調使她吃了一驚，舉着雙手楞在那里不動。她抬起頭打量着鏡子里的丈夫問道：“怎麼着？”——話里究竟是嘲弄還是傲慢，很難捉摸得到。

“我要回家去！”



“回家去？回哪兒的家去？回到M村那個髒窩兒去嗎？沒有地，沒有房子，我的天哪，你在那兒什麼也沒啦。”

“我的社會地位呢？首席公證人的職位呢？你要記住，1946年秋天，他們非法地剝奪了我的職務，他們是用恐怖手段剝奪的。要不是發生這回事，現在我已經有35年國家公務員的工齡了。”

“少不了你的，可不是嗎？你不是說，現在是新的外多璦政府麼。如果這是一個真正新的政府，如果它站得住腳的話，他們當然會考慮你那要求退職金的申請書的，這十年工夫，他們也會算在你的工齡里面的。”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馬沙特光火了。“我決不去申請退職金！”

妻子掉過臉來朝着他，用天使般天真的口吻問道：

“干嗎不去喲，老头子？”

馬沙特氣得直喘氣，惡狠狠地瞪着打扮得花枝招展準備出門的妻子，竭力按捺住性子，免得對她那驕橫然而却裝得十分天真的挑釁罵出口來。他決定不吭一聲，閉口不說十年來一直耿耿在懷的往事；不考慮這些，他，卡爾曼·馬沙特將永遠是一個最最平凡、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虽说生活還過得不錯，住着漂亮的寓所，吃得講究，穿得體面。對於一個放縱成性、嬌生慣養，只知道在衣着上摹仿英國貴族的女人來說，怎麼能夠體會得到掌握權力這種非凡的感情呢？只要一想起那個夜晚，一群新主人，在共產黨員帶領下一窩風沖进村公所，把屋子擠得滿滿的情景，即使在夢里也

使他感到无限痛苦。这个人民的敌人只好立刻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亡命出走；他晓得，告状不会有结果，而且也无处可告。而这又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替可怜虫须吉·多利出一张倒霉的“参加抗战”的证明书，好让他能够申请归还两百霍尔特土地么。……有多少次，当他在家里等老婆的时候，或是在办公室埋头于账册、钞票和单据堆里的时候，曾经一心向往着，新的制度一定会垮台，一切都会变样，而他，马沙特，就会重新站在那个立惯了的地方——村公所的台阶上——向人们发号施令；因为他既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权力。

院子里挤满了人：男的光着头，女的包着头巾，听他大谈民族遭受的灾难，临末了，他会指着15到20来个带着枷锁镣铐的人，宣告正义的胜利……不，这种渴望已久的享受他是不肯放弃的，即使是为了对改朝换代漫不在乎的自私自利的爱瑪也是决不能放弃的。不，即使爱瑪因为咖啡馆里的追逐者、按摩和美容院，最主要的是使丈夫帖耳就范的权力——这种权力她到现在为止还在使用着，而且，应当说，甚至有点滥用着——即使她为这一切哭上一百场，他也决不肯放弃。

“你笑什么？”爱瑪一直等着丈夫嘟嘟囔囔地开口辩白，这时候忍不住气鼓鼓地打破了沉默。她本来以为丈夫一定会满头大汗，急于向她解释这个突然在心头滋长起的准备大干一番的渴望。但是，她得意得太早了！恰恰相反，他只是淡然一笑，正象从前他教自己年轻太太（她要比他小十岁）

学习优雅的举止，比如說，走路的姿态、待人接物的风度的时候一样。

“我的孩子，”馬沙特的臉上流露出幸灾乐禍的神情，“这是因为你騎在高头大馬上，而別人却迫着你从馬上爬下来。”

“我倒要請問你，为什么呢？”

“噓！你这个装腔作势的小东西！还用得着問嗎？你在想什么呢？事情当然是照我們理想那样发展的——你已經听說了，事情发展得很快——你这个咖啡館經理还能干到几时呢？”

“干到几时？”妻子輕蔑地反問了一句。“一直做到我那片咖啡館的东家或是他的繼承人回来为止，我知道，老板早死了。”

“嗯，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的老头子，可能有两条出路：要不跟他商量着办，比如說，利潤对拆；要不我去申請許可証，自己另开一片咖啡館。錢总会有的——我已經有一个礼拜沒看到檢查員啦；貨色不成問題，这我有路子。要是你还想知道的話，連地点也找定了——就是現在的‘生产革新者俱乐部’。我已經跟房东講定了，他也希望把自己的产业收回呐。就是这样，老家伙！还想知道些什么嗎？快說！我該走了，咖啡館就得開門，快两点鐘了。”

“不，没什么。再見，亲爱的，走吧。”馬沙特不由得大为惊奇，他認輸讓步了。等到妻子走到門口时，他大着胆子喊

了一声：

“爱瑪，我还是要走的！非走不可！我要把若尔丹带走！”
他以为妻子不会停下来，也不会理睬他的，不料她却蓦地轉过身来，聳了聳肩，說：

“你在那儿爱呆多久就呆多久吧。尽你的嗓子去嚷吧，去胡作非为吧，到那窩儿里享福去吧！不过，学校开学以前，你得把若尔丹送回来。”

2

約莫半小时后，儿子手提一杆枪，駕駛着帶边車的摩托卡回来了。他浑身湿淋淋的，象一头餓狼，狼吞虎咽地吃着半冷不热的燉肉；一面揮动刀叉，談論着別尔那特神父的事，把神父吹得天花乱墜。在这以前，学校里对別尔那特神父的看法显然是錯了，他总是被人說上各式各样的笑話，認为他如何如何的虔誠。嘿，这下子可显出真面目了！原来他是一个出色的典型人物，是我們自己人。真是大手笔！什么上帝、信仰，全都一笔勾銷了。是他帶領学生举着旗子和标語上街的，并且，因为他的坚决要求，毕业班全体二十七个学生才領到武器，还成立了一个民族近卫軍的独立小队哩！爸爸会相信这一切嗎？

馬沙特听着他身材匀称、肤色紅潤、活跃得象顆水銀似的儿子的說話，乐不可支。他惊讶得簡直无法使头腦保持清醒，他一直認为自己的若尔丹是个嬌生慣养的胆小鬼、跳舞迷、大少爷，是个只会在媽媽跟前撒嬌的小娃娃；現在由于

認識到這種想法是那麼錯誤，甚至於湧出了眼淚。不，他是馬沙特，不折不扣的馬沙特，是名門的後裔，這樣的人，就是在斷頭台上，也永遠不會背棄祖國，玷辱門楣的，因為這是馬沙特家的傳統！他對本身的天職，有一脈相承的信念，一舉一動，全都遵循着匈牙利種族至高無上的原則。

“我的好兒子，若里卡！”馬沙特聲音嘶啞，竭力想在自己和兒子之間建立起推心置腹的親密感情。“你還記得你出身的村子嗎？記得嗎？”

兒子貪婪地、大口地喝着水。父親充滿了感情的聲音和意外的問題惹得他笑出聲來。他給水噲了一下，不由得咳嗽起來，因為緊張，臉憋得更紅了。等到他喘過氣來，才望了望父親，困惑而忸怩地回答說：

“記不起了，……真可惜，記不清楚了。”

“總該記得些吧……”父親堅持着。“我們搬到這兒來的時候，你已經八歲啦。應該想得起什麼的。”

“好象……那兒有一口池塘。”

“是有一口池塘！正確的說，是一個蓄水池……從‘小女奴’河上……嗯，還有什麼？”

“後來……我還很小，胡里胡塗地上幼兒園去，那時候我得到了一雙帶馬刺的黃皮靴。”

“對啦，對啦。你得到了一套匈牙利式的禮服——披肩、高頂帽子，驍騎兵的制服。這是我送給你的……這個主意是我望着你曾祖父的油畫象時想起的……嗯，還有什麼？”

小家伙沉入了苦思。他費勁地回憶着，連太陽穴上血

管也突出来了，后来，才勉强笑着說：

“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啦，不过……爸爸，你别生气，我記得最清楚的还是那双皮鞭子。我穿着它去溜冰，不料陷了下去，陷到齐腰深呢，也許还要深些。后来……修道院里的修女們給我換衣服，因为我說什么也不敢回家……喔，爸爸！”他突然拍了下大腿。“現在可想起来了！那儿有一个修女，長得真美，就象是仙女似的，年紀挺輕，差不多还是个小姑娘哩。她在教堂的大盆子里給我洗澡，我又是嚷，又是跺脚，只想逃走。不过，爸爸，想这些事有什么用呢？我得走了，我有事：三点鐘我們要去釋放犯人哩。”

“我請求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談談，不是以父亲的身份跟儿子談話，而是成年人跟成年人的談話。”

馬沙特站起身，在房里来回走了一趟，然后象軍人似的来一个向后轉，甚至“橐”的碰了一下脚后跟。

“我的孩子！”他郑重其事地叫了一声。“我要回老家去！从前他們为了报复，采用流血的恐怖手段剝夺我的职务。我有担任这个职务的一切合法权利！我是說，作为一个爱国者和受到迫害的專制政体的牺牲品，我应当回去恢复村里原有的秩序，我有这个权利和法律根据。这是一个爱国者应尽的責任。”

父亲那种舞台式裝模作样的姿态，以及穿插着法律字眼的官腔，起初使若尔丹感到好笑。但儿子馬上就明白过来，在他血气方剛的年青人殘酷的心灵中，素来把父亲看成是个飯桶、廢料，原只有俯首听命、挨罵受气的份儿，而現在

却慷慨激昂，渴望着早点大显身手。再譏笑他，是会致他死命的！可怜的父亲！只要稍为設身处地想一想，这些年也真够他受的了：媽媽那种绝对的統治对他可真不是一件乐事！說实話，他用不着耽心柴米油鹽，但是他在家里連一点权力也沒有，即使学生手冊也得媽媽簽字才行……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男子汉，一个受过高等法律教育的老爺过着这种索然无味的生活呢？还不是社会制度！一群发了瘋的庄稼汉胆敢爬到他头上来，把他扔进了污水坑。現在他要回村子去和他們算旧賬了。好极了！讓他們受到懲罰吧！不过，这会不会使父亲累垮了呢？最主要的——那儿的人会不会帮助他恢复秩序呢？

“爸爸！”若尔丹急跃而起，刀叉噹啷一声掉落在廚房里的石板上。“爸爸！”他大嚷說。“我跟你一起去！行嗎？”

馬沙特張开了双臂。

“你赶在我前头了！”他說。“謝謝！好儿子，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最最美好的理想。”

3

这次为时一个半到两个鐘头的旅行，是从檢查証件开始的。他們的証件可不少。若尔丹拿出一張身份証，証明他是民族近卫軍的一分子；第二張証明他是中学学生“革命委员会”的委員。另外他还有一份由武裝部队指揮部頒发的出差証之类的証件，那是通过別尔那特神父弄到手的。若尔丹把騎摩托卡出城的打算告訴了神父，神父得悉他們这

次旅行的“革命爱国”目的之后，替他开了这张证件。在动身时，神父还做了祷告，祈求上帝保佑馬沙特父子俩，顺利完成使命。

从前，在城里駕駛摩托卡，特别是在这条弯弯曲曲的維也納大街上行駛，必需有熟練的技巧和丰富的經驗才行。現在可不同了。既沒有交通警察，又沒有指示方向的箭头和限止速度的路标。卡車、小汽車、大汽車、牽引車，还有外国来的紅十字会的車輛，都爭先恐后、杂乱交錯地滿街乱竄。馬达声，卷起一陣陣烟尘的汽車輪胎轉動声，凄愴的喇叭声，刺耳的刹車声，响成一片……

馬沙特活到五十三岁还是第一次坐摩托卡的边車，他緊張万分，面孔紅一陣，白一陣，死抓住边車兩旁的鉄皮，抓得手指头比路边閃过的洋灰柱还要惨白。

若尔丹却不同了！他不顧死活地在河馬似的汽車堆里，在牽引車車头和載重車后尾之間橫冲直撞。他非但不感到疲乏和害怕，反而益發精神抖擻。眼看汽車的擋泥板就要撞着他的手肘，他还是“甯——甯”的吆喝着，使勁地踩油門。瞧見老头子魂不附体的样子，若尔丹淘气地笑了：

“挺一下吧，爸爸！轉眼就到三岔路口了，等会那儿路上就只剩下咱們爷俩啦。”

公路打三岔路口开始象一把剪刀似的往两边叉了开来。他們向左打了個急轉弯，朝沙白朗駛去。他們从拱桥上俯冲下来的时候，差点翻了車。这件事是由一个姑娘惹出来的，她身穿防雨布男上衣，手拿着枪，突然从黃褐色